



昨夜时浑然入梦，夜半醒来，一张绘着梅枝的藏书票浮于枕边。我拣起它，冷冷月色中，那张如梦似幻的月下梅影图中，一枝梅在幽蓝的夜空中兀自绽放，朦胧底色映衬出清雅梅朵上的毕现梅蕊。那一刻，窗外的月与画境水粉相融，我心豁然。

翌日晨，拾起夜晚遗落床下的书本，将枕边藏书票插入昨夜所读书页间，藏书票白底黑字与多彩画面相映成趣。其趣，微妙。想到这样的藏书票，我有一打，微妙之趣顿时涌成欢喜。我起身到书房，取出那打藏书票，摊放在书桌上，木桌顿时变身为绚丽的展板。一如两年前某日，我透过办公室的落地窗，看见庭中新立的那块斑斓展板。

我办公室所在地方文化艺术中心，楼上的美术馆内频频有展，早已所见不奇，但那时，我被展板吸引，立即从办公桌前起身，疾步来到展板前。聚乙烯塑料板材上，估计是幅放大的油画吧？在一派混沌的色块间，汨汨涌出耀眼光团。那图景，令我不由想到《淮南子·傲真训》：“天地未剖，阴阳未判，四时未分，万物未生，茫然平静，寂静清澄，莫见其形。”我顿时被诱惑着，登上了三楼的美术馆。

展厅内一派星光璀璨。如我所断，展板背景图案正是“星空”图。只是，出乎我意料，那竟是水粉画，而非我以为的油画。

万物交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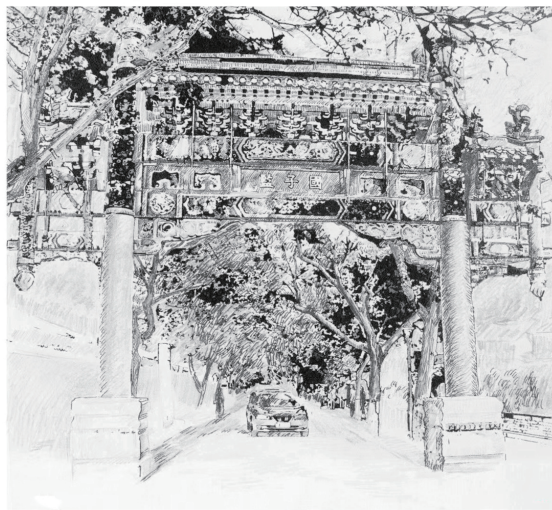
黄丹丹

细观那些画作，我不禁讶异，给我固有印象为明媚、轻盈的水粉画，竟展现出一派宏阔、深邃的气象。我久久凝视画中繁而不喧的闪耀星辰，深深浸润于那原始、神秘、意蕴深远的画境之中。

我怀着寂静之心，缓缓走出主题为“璀璨星空”的展厅，来到绽满玉兰、海棠、蔷薇、梅、兰、菊、荷，主题为“二十四节气气花系列”的展厅。有别于“璀璨星空”神秘奇幻的西画之风，这部分画作中前景精妙，往后则笔触渐疏，打开了画面的纵深，生出无尽的空间感，这是中国画的迷人之处。乍一看，两个系列，风格迥异，不似一人之作。但静心观想，会发现，在星空图的宏大深邃，与节气花的意趣天真中，皆弥漫着画家善于体察生活细部、热衷探究宇宙奥秘的趣味，并立意展示时空关联、生命律动的志趣。

我在展馆间忘情徜徉，一位身着印花长裙的女士，热情地朝我走来，原来，她就是这些画作的主人刘亚莉老师。听她谈及习画历程，得知她自幼受中国电影美术设计师父亲影响，绘制了大量素描，我从她展出的部分写生图中，窥见她的艺术素养和书画功底。与她交谈时，得知“璀璨星空系列”作于她旅居非洲纳米比亚期间，“二十四节气气花系列”作于她长期生活的北京。她以奇异的想象力，感知时间和万物的秩序，用饱满水彩的画笔，反观幽深之心，将浩瀚宇宙之无极与寻常静物之微距定格成画。

今日春分。晨光中，我举起一枚绘有玉兰花的藏书票，画中玉兰与窗外那一树绽放如白鸟振翅的玉兰遥相呼应。而与刘亚莉老师在画展上相遇、对话，已隔两年。与她对话时，我曾借《易经》中“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”，表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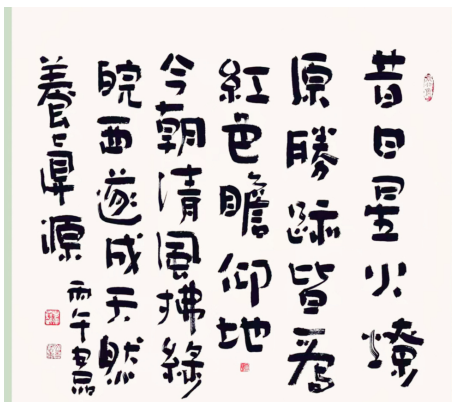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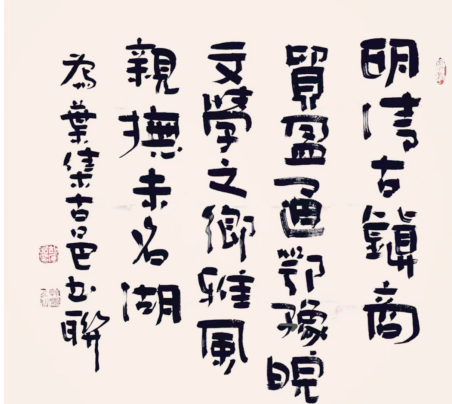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观展感受。而今，被月光染亮的藏书票，再次引发我往日读画的情思。无形的时间、无垠的空间与有限生命中易逝的瞬间，组构成幽明图景的一隅，亦成万物交响的一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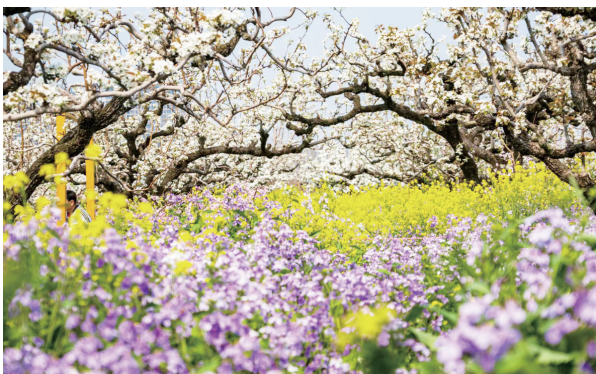
赵厚洋绘画作品雅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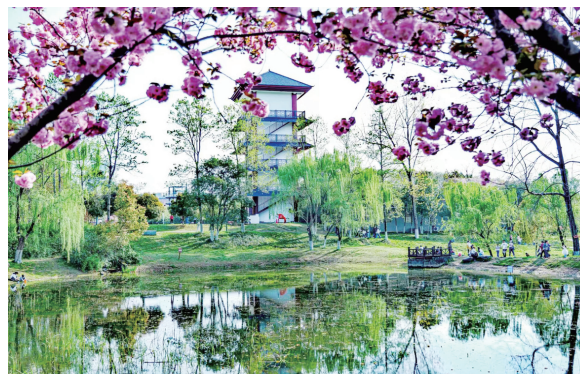
胡安品书法作品赏鉴



摄春图集锦



张勇 摄于淮南大通梨园



傅先治 摄于中央公园

严师

赵承河

教室霎时安静。 “同学们好！我叫严方永，是你们的班主任。”他的声音清朗有力，“我将陪伴大家度过三年初中时光。现在，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。” 点名开始了。被叫到的同学站起来答“到”，须待他说“坐下”，方能落座。他的目光随着每个站起的身影移动，停留的时间却长短不一。大多数同学，他只是淡淡一扫；但对其中几位，他的凝视明显更久，让他们站立的时间也格外长。我至今记得那几个名字：李某山、潘某林、徐某财……他们起初还硬挺着与老师对视，但很快便在那样深邃而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下垂下了头。后来我们才知，严老师在报到前，早已通过各村老师对我们这批新生的底细了然于胸。那几位，正是各校有名的“调皮大王”。那开学第一课无声的对视，仿佛一场不动声色的较量，悄然奠定了老师的威信。整整三年，我们班风清气正。

严老师教我们语文。他的板书是一

绝。一支普普通通、硬梆梆的粉笔，在他手中仿佛化作了柔软的毛笔，起承转合间，将书法中的侧、勒、弩、趯等笔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一黑板漂亮的字，每每下课后我们都舍不得擦掉。 他的语文课，无人舍得打瞌睡。介绍作者生平，他能讲成鲜活的故事。苏东坡与佛印斗智，高玉宝“杀鸡画刀”，神童王勃挥就《滕王阁序》，“三曹”“三苏”的父亲才情，乃至我们金寨籍革命文学奠基人蒋光慈……一个个名字在他口中变得有血有肉，趣事轶闻引得我们开怀大笑。每每故事讲完，他总会用那句标志性的口头禅作结：“我看我们班都不得了，未来的作家说不定就从你们中间产生。所以，现在起就要认真写作文！”

这话并非空谈。在他的鼓励与引导下，我们班竟掀起了“游戏”写作热。印象最深的是杨国平同学，一年之内写了300多篇作文！当严老师把他那本厚如砖头、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作文本在班上展示时，全班惊呼一片，那是一种被点燃的热情。

严老师教文盲言文更有独到功夫。他范读时，完全沉浸其中，摇头晃脑，一味三叹，抑扬顿挫得像在吟唱。他并非闭目陶醉，而是一边咏叹，一边微微踮起脚跟打拍子，那双探照灯似的眼睛同时扫视全班。谁若敢在如此精彩的“演唱”中心猿意马，下一秒准会被点名提问，那才叫狼狈。

他要求所有古文必须背诵。起初，大家劲头十足，可大半个学期过去，老师却从未抽查，有人便开始松懈。临近学期末，严老师突然宣布：“从今天起，抽查背诵。”方法别出心裁，他做了一筒纸签，每支签上写着不同的要求，或某篇古文题目，或某段特定段落，或相关文学常识。学生随机抽取，抽到什么背什么。这意味着，必须熟练掌握所有篇目，毫无侥幸。

此令一出，班里风气陡变，早晚自习书声琅琅，响彻校园。那不是为了应付，而是在一种巧妙设计的“游戏规则”下激发出的最质朴的胜负心与求知欲。

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三年后，我们班考上师范和高中的人数创下当时纪录。更令人欣慰的是，后来从这个班走出了好几位校长和老师，他们像严老师一样，选择回到这片土地，反哺母校，成为教育事业的薪火传人。

人干脆称她为哑巴。这一来，对我压力山大。因为我东邻的主妇(姓王，我称她为“王大”)，就是一个半迂子，虽然头脑清醒，但说话不清。比如她数家里养的鸡，总是指着说“七七八八，七七八八”。要跟这样的人过一生，该怎么过啊！父母也看出我的心思了，在我1955年外出读初二的前夕，对我说：“算了！在你离家前，把与小丫的婚事，退给她家吧！”于是，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，我喊开媒人家的门，退还了婚事，当时，媒人还未起床，只听他知道此事后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两人相差太远了哟！”

以后，我在外面娶妻子，每逢返回故里，来往都要经过沈小郭，偶尔也会碰到小丫。她很不幸，父母离婚，父亲再婚，没有人认真扶持她，致使她发育不全，有点儿呆痴，双目无光，更不幸的是，个儿只有1米5，像个小孩子。听说她后来嫁到沈大郭西边的檀树村，丈夫患有精神病，看来也是终生不幸。

人们啊，需要记住：不要限制、干涉儿女的婚姻，即使出于善意也不好。我与妻子就是自谈的婚姻，对于所生两男两女的婚姻，只是偶尔提点建议，总是由他们自己作主，乐观其成。他们都是双方满意而幸福。

我的“箩窝亲”

徐航

氏修谱不久，字辈排了20个字，前十个字是“义正春光永，家和世泽长”。小丫的父亲是“永”字辈，她是“家”字辈。而我们村里的沈姓，主要是“春”“光”“永”“永”，玩伴们都是“光”“永”辈，对他们都称“爷爷”“叔叔”，赠本大大，因此不愿。

不愿也不行，通过“过书”等仪式，茶喝了，酒吃了，鞭炮也放了，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。于是，同村六七个玩伴，字辈都比我高。他们经常在我面前挺胸突肚，作着抹胡子状轻咳一声，要我喊他们叔叔、爷爷，我只得低声下气对他们说：“伙家！到时再说吧！”

日子流水般过去，我和小丫相安无事。有一年春末，我帮家里放牛，在田野上忽见小丫挥竿赶着一群雏鸭游水。她梳着两根小辫，穿着短布花裤，赤着脚，踏着田埂上茸茸的春草，吆喝着，歌唱着，无忧无虑。阳光照着她的身，似乎变成了一个金人，流畅而又美丽。

我也正式到小丫家去过一趟，那是

接到金寨县银山皈实验学校邀请参与编撰校史的电话，尘封的记忆瞬间被唤醒，如同熟透的石榴被轻轻划开，过往的人与事，便如晶莹剔透的石榴籽，饱满而清晰地呈现在眼前。

那是1983年的9月1日。金寨县银山皈乡尚未撤并，来自上畈、西畈、门山、彭冲、银沙5个村子的孩子们，经过升学考试的筛选，汇聚到了这所乡里的最高学府——银山皈乡初中，开始了崭新的中学生涯。

我们怀着好奇与审视，走进一座“日”字形的大院。前半部分是初中，后半部分是村小，教室皆是土墙瓦顶的老屋，抬头便能望见裸露的椽子和黑灰的瓦片；木格窗板空空荡荡，尚未装上玻璃。唯有木楣上那块写着“初一”字样的小木牌，标识着我们的起点。来自不同村小的我们，眼里闪着光，那里面有考入初中的喜悦，有踏入“高等学府”的兴奋，也有如我这般少出远门的孩子，还有几分怯生生的打量。

我们叽叽喳喳地涌进教室，和相熟的同村伙伴挤坐在一起，猜测着新老师的模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老师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台。他中等身材，板刷头，四方脸，鼻正口方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乌黑的浓眉和炯炯有神的眼神。目光扫过，

今年春节，寄居在马鞍山市南郊姑熟镇过年。所在的五联小区与马鞍山市市区相连，全部是高楼大厦，南边不远处即是农村。偶尔传来一阵爆竹响，不免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，甚至想起了自己的“箩窝亲”。

1947年我虚岁9岁，由祖父作主，给我订了一门“箩窝亲”。女孩姓沈，无大名，大人们都喊她小丫，姑且称之为“沈小丫”吧。小丫小我4岁，属羊，作孽啊！小丫的舅舅姓孟，是我家乡数里的一位美人，女儿的长相自然也不差。祖父因帮助朋友看守房子，就在小丫家隔壁住了一程。他见小丫长得浓眉大眼，玲珑可爱，于是便想起了我，想叫小丫长大作他的孙媳妇。女孩子家住沈小郭，距我家住的三十亩一里路。父亲对这门亲事无所谓，但母亲却竭力反对。她说小丫都还小呢，讲亲早了。祖父说：“本法(我的谱名)都九岁了，小丫也已四岁，都不小了。小丫聪明得很，都会学大人扯秧歌了，还会唱‘骚那骚那那’呢。”由于祖父在家里说一不二，这门亲事就正式谈起来了。媒人请的是屋后的沈大伯，他当过甲长，在村子里很有威信，加之他在沈家辈份比小丫父亲还高两辈，自然作媒顺水。

对这门亲事，我从心眼深处不愿。我的理由是：小丫在沈家辈份太低，当时沈

早年的乡村日子

李太芳

农村孩子，也是土地的孩子，土地的营养，一半给庄稼，另一半给了孩子。所以农村孩子，不管长多大，身上都散发着土地的清香。爱劳动，是农村孩子骨子里的品质。

十来岁的孩子，就已经成了父母的好帮手，星期天或节假日，去队里干活，一天给记4分工，差不多抵半个劳动力呢。可是那个星期天，因为下雨不干活，我就想多睡一会儿。被母亲叫醒后，极不高兴地说：“不是下雨了吗？起来干什么？”妈妈说：“没活起来坐着，也不能懒睡啊！”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，站在大门前，望着池塘发呆。初夏的一场雨，湿透了田野，淋湿了我的向日葵，也灌满了一塘水。雨倒是早停了，但野外还笼罩着一层薄雾，袅袅升腾。塘边晃荡的芦苇上，一只翠鸟的影子倒映水中，幻化成美丽的梦境，青蛙惊喜得大叫起来。先是一两只，再是三两只，接着是十只，几十只，此起彼伏，响彻四野。咯咯哇哇，叽叽咕咕，一声声穿过薄雾，涌入耳中。高高低低的荷叶，随风摇曳，惊乱了一群游鱼，四处逃窜。碧绿的荷叶深处，不时传来水鸡咯咯、咯咯的叫声，要是听到异样的响动，就会机警地蹲往别处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。

妈妈冲我大声说：“早起发什么呆呀？烧稀饭去，去忙菜园。”我回屋烧开稀饭，放锅里焐着。出去洗菜，又忍不住朝远处看；村那头，出来了鸡鸭，出来了狗猪；老人牵着羊群也出来了，小羊在后边滚着追着，咩咩地叫着。堂嫂挑着两桶水走过来，这桶放着柳枝，那桶放着花朵，柳枝和花朵，在桶里荡着涟漪，满满两桶水，却不会洒下来。这情景让我不由得笑出声。大嫂问我笑啥？我没说，心里觉得她像挑个花挑子，好看。

菜园边的水田里，有人穿蓑戴笠在犁田。白亮亮的水田里，映着蓝天白云，映着飞鸟和牛影。猛然听人喊：“黄鳝！我犁出一条黄鳝，快来拿！”哦，父亲的声音，是在犁田啊？我飞快地跑了过去。但还是迟了一步，黄鳝被二蛋子拿走了。

吃过早饭，天渐渐晴了，还是要出工。随着哨音，听队长喊妇女和半大孩子，去稻场边剪红芋秧。我拎着篮子，拿着剪刀，学着戏台上花旦，蹦蹦跳跳，扭扭哒哒跑去了。

水田边，一群小蝌蚪，自由自在地游动。正在犁着的水田上空，一大群鸟雀盘旋觅食。那时没有农药和化肥，水里的动植物特别多，小鱼小虾、野地粟什么的，多的是，能让鸟儿争着脖子争抢。白鹭、喜鹊、八哥和斑鸠，低空划过，啄一口什么，又迅速飞跑开。双足触水的刹那，水波闪闪，人心也随之荡漾。

稻场边，几座小山样的红芋秧，早堆在那里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，越剪越快，很快就剪了一篮子，还受到了婶子们的夸奖。全部剪完后，就挑着、捧着，浩浩荡荡往南边坡地栽插。这一路上，女人们热闹开了，小鸟似的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

太阳出来了，懒洋洋的，好久没见了，身上有油油的汗意。裤脚却被打湿半截，弯腰挽裤脚的同时，意外地发现草丛里的白蘑菇，我大笑着跑过去采摘。可是大翠子更快，一伸手就摘过一朵。我们抢着抓着，欢笑一团。

傍晚时，太阳还没落山，月亮就急吼吼地出来了。可月亮急，我们不能急啊，得给这远离村庄的坡地插完了，才能回去。插着插着，太阳生气跑了，就只剩下了月亮。收工时，却看见了白天没有的风景：月色沁人，清风也沁人。刚种上玉米的地块，被夜雨砸出一个一个小水凼，闪着波光，眨着眼睛，每个水凼里，都住着一个月亮。人走月也走，人停月便停。蹦蹦跳跳来到水边，水边露出一个水凼，踢一个石子入水，月亮碎成了玉片，一晃一晃消逝在远方。月亮又跟着水渠，一路欢歌，久久不息。水流月流，光影婆娑，晃晃悠悠，就来到村头的小池塘。池塘一激动，竟露出了满脸的皱纹。

